

川南涪井与蛮布弓衣（下）

□四川成都 蒋蓝

作为画家的苏轼，传世珍品现仅存两幅：《潇湘竹石图》与《枯木怪石图》。到民国初年皆为“方雨楼”所藏。《枯木怪石图》从山东藏家处流出，《潇湘竹石图》则一直为京师古玩店“方雨楼”收藏。后来两画皆被白坚夫重金买下，又将之售出。《潇湘竹石图》是邓拓1961年在北京荣宝斋发现的，他倾产以1万元高价购回，将其赠予中国美术馆。《枯木怪石图》卖给了日本收藏家，现藏于日本商业巨擘阿部房次郎的“爽籁馆”。《潇湘竹石图》为国内仅存的东坡画作孤本，而这幅杰作，与蜀地明朝大才子杨升庵，在泸州还发生过一次邂逅。

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年），杨慎（号升庵）寓居泸州，这年秋天南京金陵人士李甲峰途经江阳，在忠山游览了江山平远楼，并与泸州众名士相聚，畅饮泸州大曲酒。宴席上，他偶遇留居江阳的杨升庵。酒中的李甲峰分外感慨，美酒助美意，他慨然拿出随身携带的秘藏——苏轼名作《潇湘竹石图》。

明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金陵梁台的商人李秉中，从本地另一商人杜德甫手里购得《潇湘竹石图》，如获至宝，由李秉中的长子李从善重新装裱后，作为镇宅之宝秘藏于家。那年李从善刚过而立之年，家添一宝，喜气盈门，举家荣光。

《潇湘竹石图》本是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赠予孙觉所作，时间大约在1080年—1084年之间。屈指算来，此画已经历了300个年头。横跨两宋及元代，流转到明初南京李家，实属难能可贵！从画作上可以得知，故家获得《潇湘竹石图》之前，画面上已留下元代多位收藏家铃印与题款字迹。说明在这之前此画在民间早就开始流转，就像苏轼的多舛命运一样。

从洪武初年李秉中购得此画，传与其子李从善，到嘉靖年间李甲峰时已8代传人。他为什么敢于携带如此无价之宝乘船入蜀？至今不得而知。苏轼之作能够因此而回到蜀地，简直就是对蜀人最大的慰藉。杨升庵一见此画作，惊叹不已，这简直是莫大荣幸！景观良久，遂在画上即席题诗，留下了一篇赏析该画的七言跋文，为《潇湘竹石图》增色不少，成为极其珍贵的墨宝。

实事求是，敢于在苏东坡的杰作上题诗，千年以降的文人里恐怕也只有杨升庵敢这样做了！全文为：

东坡学士湖山暇，南国清游继夏。

舟楫行供茗雪吟，云烟坐入潇湘画。

越人翠被雨寒寒，官奴锦瑟歌声闹。

挥毫写尽风中态，掀舞犹疑掌上。

琅玕落纸珠生唾，画绝名嫌诗寡和。

未论名价重三都，先遣风流惊四座。先翁去后凡百秋，江光清澈鱼龙收。三湘夜冷黄州梦，九疑云远苍梧愁。君从何处得真迹？云是世传珍且惜。金陵携来到江阳，捧示当风开盈天。江湖散人天骨奇，抹月披风画里诗。散花楼上新知乐，且听离筵唱竹枝。

甲峰李子沛自留都来江阳，邂逅江山平远楼，出此卷，席上率而跋此。嘉靖戊午秋八月二十日，升庵杨慎书。

杨慎有诗云：“江阳酒熟花似锦，别后何人共醉狂。”看起来，如果没有泸州酒的加盟与助力，这一次千古难觅的跨时空的相聚，就未必会有如此圆满了。

杨升庵在江山平远楼为苏东坡《潇湘竹石图》题跋时，应该年过七旬了。就在这年冬天，他被人举报遭军吏押解回云南永昌，不久便客死于此。东坡的《潇湘竹石图》被我国著名历史学家、诗人邓拓称为古画中杰出作品之一。展开全图，隽逸之气扑人，画面上一片土坡，两块石头，几丛疏竹，左右烟水云山，渺无涯际，恰似湘江与潇水相会，遥接洞庭，景色苍茫，令人心旷神怡，大凡目睹者，均不忍离去。杨升庵题写于《潇湘竹石图》画卷上的跋文，字体清雅隽秀、章法得体，散发出升庵的神韵丰采，是历代书法精

品中的精品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。著名的巴蜀文化学者王文才就认为：“这是国内现存的升庵真迹墨宝中，首推的珍品”。

东坡的画作，明代大才子的诗句和书法，就这样在泸州忠山江山平远楼不期而遇地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中国文学史、美术史上的奇缘。

对于泸州，苏东坡最深的记忆，还是酒。在东坡被贬惠州时，挂念他的蜀地亲友，请人给他带去了一筐荔枝和两罐泸州。东坡动情写下了名篇《浣溪沙·夜饮》：“佳酿飘香自蜀南，且邀明月醉花间。三杯未尽兴尤酣，夜露清凉挽乐去。青山微薄桂枝寒，凝眸迷恋玉壶间。”

香味醇厚的美酒出自蜀地的南边江阳，我在花间，置身明月之夜独自品酒，可惜三杯还未喝完就畅酣淋漓、醉意朦胧了。青山泛起的微薄凉意，我的全部情感，蛰伏酒壶里，那才是我的世界。

（蒋蓝，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，四川省作协副主席，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特聘导师，已出版《苏东坡辞典》《成都传》《苏母传》《苏东坡传》等专著多部，作品入选上百部当代选集。）

追寻苏

凤翔·凤翔（下）

□四川眉山 邵永义

这几天，都有人来报：“天旱久不雨，农事荒艾，恐民生困苦。”王弗照例是坐在屏风后，手执一卷诗文，耳朵却挂着苏轼说的每一句话。待来人走后，王弗才给苏轼提醒几句，都是谁在说真话，谁在看笑话，谁在讲假话之类，苏轼听而不语，数日后亲自踏访，果然觉得王弗识人准确而细腻。

一夜，苏轼辗转反侧，全无平日的浪漫举动，王弗不好多问，便开始考问苏轼的勤政和学识，要他讲讲这凤翔：“果真是有凤飞过的吗？那凤是谁呢？”

苏轼倒忘了愁绪，讲起了这原来还是风水宝地的凤翔。相传周文王元年，有一只瑞鸟，也就是凤凰飞鸣过境，到这里停下来，到池边饮水，故而留下了饮凤池，而名字“凤翔”也就沿用了下来。

末了，苏轼叹道：“宋太守要去求雨，我自当为先，可这塞上气候多变，如不能求到雨，就失去面子，如为官者不去求拜龙王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待那雨自然来了，官家失去百姓拥戴，又易被妖言利用。我这里正烦躁着，想把心一横，写一篇文章骂龙王，又怕得罪了你，你不知道，在中岩书院读书时，有异人托梦给我，说你是东海龙王的女儿，在龙湫修炼，藏身于王家的，不然我为啥跑到龙湫去唤鱼？”

王弗嗔笑道：“原来我是龙，现困在这干旱的凤翔，你是凤，却没能飞走，乾坤颠倒嘛！”

苏轼道：“怪事不怪，自然自在。”

王弗道：“那你该先求我的，这样吧，我听说你前几天悄悄去了渭南的秦岭，去了太白峰的道观，给雨神龙说了许多好话，但仍不奏效。你查一下地方志，那太白峰为啥对当今的早象安坐而熟视？”

苏轼惊诧起来：“夫人从何知道的呢？”

王弗说：“你桌上有篇祈雨文，墨还未干呢！”

几天后，苏轼在县志上查到了答案：秦岭上的太白峰，有道观供雨神龙，太白峰被皇帝封为侯爵。为啥祈求不灵呢？再查唐书，恍然大悟叫道：“人爱面子，神不例外。”原来，太白峰在唐朝是封为公爵的，公爵变成侯爵，降低了爵位，太白山的雨神龙王肯定不想降级，自然懒得回应人的祈求！当天，苏轼便为宋太守草拟了一个奏本，请当朝皇帝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。当晚，他又与宋太守一道斋戒沐浴，并派了

特使去报喜，说他们已为雨神求得更高的称号，还按照习俗，要人从道观前的池塘里取回一盆“龙水”。

苏轼忙得有条有理，但心中并不踏实，王弗则白天到亭子里观看龙饮池的水情气泡，晚上到亭子里看天空数星星，她告诉苏轼，取龙水的特使在哪天回城较好，因为龙水一回来，官民齐祈雨的大戏就算开幕了，可不是儿戏，不敢“败阵”。

这几天苏轼坐卧不安，因为忠厚勤政的宋太守知道苏轼是当朝文魁，又勤于公务，便丢下一句：“听你安排”，便回家睡安稳觉了。

苏轼睡不好觉，也无心研读诗文，王弗只好陪他讲话。因为心中念着雨，念着农事，王弗便讲四川老家的农事趣闻，讲青神农村在春耕时节如何以趣味劳动冲淡疲劳，如栽秧子，本来是水田里腰酸背麻的劳作，家乡人便安进了竞赛和欢乐：田东田西各下一个人，各栽5行秧苗，屁股对屁股向中间栽，因栽秧是必须退着完成的，两人碰到一起时，自然要碰一下屁股，但不许把人碰倒，且那手上的五行秧苗要自然接龙，这就叫逗龙，并且往往把公公和媳妇作为一个组来进行，增添无穷乐趣；最难的是“白鹤穿云”：这边田坎下一个人，将秧苗栽过去，那边田坎下两个人，从两边栽过来，留下一厢给这头的人，三人分三厢各栽的，到田中间时就自然穿过，因为难度更大，名字也叫得好看，是白鹤穿云，苏轼听得感叹不已，生活在诗文辞赋中的他，自然比不得乡间女子王弗的见闻。

一夜，王弗从饮凤池边回来，对苏轼说，可于明天叫特使将“龙水”送回城内，且大张旗鼓，盛妆迎候。苏轼当即传令出去，并连夜去宋太守府上交代详细。第二天，鼓声大作，彩旗飘飘，宋太守、苏轼等千人等盛装走出城门，恭迎“龙水”，几千百姓尾随其后，因为人人关注，人人好奇，已有几年不见雨仪式，今年又早得特别凶，家家都在牵挂着那甘霖般的雨。宋太守、苏轼等官员在前，数千民众簇拥，甚至有举盆举缸的以示真诚。当时阴云密布，天空昏黑，但风向不好，王弗悄悄对苏轼说：“时辰尚早，你如何消磨一下？”苏轼便与宋太守一阵耳语，两人轻骑返回城中，入真兴寺祷告了一番：“府主舍人，存心为国，俯食想民，烧香覆以祷祈，对龙漱而恳望，优愿明灵敷感。”祷告完毕，两人又步行出城，已见乌云低垂，苏轼借势向农夫借了篮子，手抓了几把乌云

藏在篮子里，以手护着出城。此时冷风大作，水气湿润，风卷旗幡，天上乌云如一群野马，自西北向南压来，隐约远处有雷声闷响。正在此时，四匹马的彩车载一盆“龙水”驶来。苏轼先行上前，跪地三拜，登车将篮子中乌云倒入“龙水”中时，两条红鱼顿现水中。众人欢呼，宋太守上来，两人联手将“龙水”迎到临时搭建的祭台上。苏轼且吟且诵，念了一篇感天动地、上忧皇帝、下忧苍生的祈雨文，这时暴雨大作，酣畅淋漓，四处一片尖叫，苏轼从容不迫，任雨打在背上，恭敬而抒情地念完那篇祈雨文。回转身来时，耳畔只有欢呼声，苏轼却仿佛看到了王弗对他的一张笑脸，因为是她在路上，悄悄往苏轼的竹篮里放了两条红鱼，说了声：“唤鱼唤雨。”

苏轼回去后，把庭院中的“饮凤池”改名为“东湖”，又把那个池边休憩的亭子改名为“喜雨亭”，并写了一篇《喜雨亭记》刻在亭子上。之后，苏轼将饮凤池挖掘疏浚，扩池而成，引城西北凤凰泉水注入，大规模种植栽柳，建亭修桥，筑楼成园，并因地处城东，取名“东湖”。

苏轼在凤翔三年，经朝廷磨勘，奉调回京。王弗携苏迈离开了凤翔，离开了她异乡生活的第一个家园，这也是苏轼从只知诗文辞赋、笔墨春秋的一介书生成长为熟知市井农事、渐知官宦风云、胸怀国家黎民的起点站。可惜，回京的次年，26岁的王弗便英年早逝，留下她无限牵挂的丈夫和儿子，也留下了梦回故乡终不成的遗憾。连公公苏洵也对苏轼说：“汝妻嫁后随汝至今，未及见汝有成，共享安乐，汝当于汝母坟旁茔葬之。”要求苏轼把王弗安葬在其母的坟旁。谁知葬于故乡，葬于程夫人坟旁的，不只是王弗，一年后，便是苏轼扶柩千里，将父亲、爱妻双双葬在了母亲的墓旁。一篇《亡妻王氏墓志铭》，十年后一首《江城子》，让王弗这颗生命短暂的彗星，永远定格在人性的天空，光芒四射。

凤翔，还有那如今荷叶连天、绿柳夹岸、亭榭点缀的东湖，可曾记得那个从四川岷江边走出的青神女子，那个让苏轼“不思量，自难忘”的王弗。

（邵永义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四川省作协会员，四川省直（红星）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副主任。著有《唤鱼》《苏轼，乡愁与爱情》《苏母传》（合作）等。）



苏学苏韵

千载诗书乡 一城东坡魂（一）

□四川成都 曾 勋

这地方枕峨眉、瓦屋，岷江“穿城三里三，绕城九里九”，水旱从人，沃野千里。是为眉山。

北宋，三苏祠旁边的纱縠行只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。引车卖浆者摆起龙门阵来，知道这是青神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夫人开的纺织作坊。提到她的丈夫苏洵，众人皆摇头叹气，这人整日游荡不学，用四川话说叫天天“打烂仗”。

牙尖的人问，怎么说也是中央干部的女儿，嫁给游手好闲之辈，苦煞这孩子了。百事通立即接上话茬子，人家祖上可有一个唐朝宰相苏味道，何况眉山文风正盛，说不定家族又要出贵人咯。

故事的滥觞被山水文脉孕育了几个世纪，终于，纱縠行那一声婴啼，激荡起关于爱、生活、悲悯和理想的浪潮，尘埃落定，一处难以超越的民族文化高地，蔚然于眼前。

纱縠行男孩

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（公元1037年1月8日），这个叫苏轼的男孩诞生了。生在儒释道文化异常强盛的时代，苏轼是信命的。

后来他读透了同为摩羯座的健康，不禁有了“好朋友，手牵手”的感慨和无奈：“我和退之（韩愈，字退之）‘平生多得谤誉’，真的是同病相

怜啊！”这只是自嘲的说法，所谓的“时运不济”后面，是独立、自信和豁达的生命体验，苏轼浪漫和坚韧的性格和命运，镌刻着从小阅过的人、遇过的事、悟过的景。

“梦归穀行宅，遍历蔬园中。”浪迹一生，苏轼魂牵梦绕的，始终是故土。那时的纱縠行，犹如一处生机勃勃的乡村野墅。读书的亭院，叫“南轩”，堂前草木葳蕤，竹林环绕。又一年春江春暖，小池来了活水，菜园有了新绿，修竹抽了嫩芽，野鸟增了新卵，几岁的苏轼带着弟弟苏辙嬉戏期间，攀上高树遥望眉山的风景。绿树葱茏，溪流交织，峨眉山巅在清澈的晴天清晰可见，仙风道骨的传说仿佛近在咫尺。

环保主义者程夫人不许苏家人捕取鸟雀，更不能杀生。苏轼两兄弟就这样变成了听话的观鸟者，有时弯下腰，便可以从林叶的缝隙中窥到雏鸟，偶尔投食、撸鸟，不亦乐乎。野而不蛮的教育，在他们体内播下了仁慈怜悯之种，也让两兄弟的学识疯长。

纱縠行的另一边，车水马龙的热闹集市承载着眉山自古以来的重商重文传统，小吃店与印书局、字画装裱坊、琴行比肩而立，兄弟俩骑着木马撒欢而过，却也担心父亲的呵斥。聪明伶俐的儿子似乎给了苏老泉一闷棍，当初烧掉教科



2025年4月26日
星期六
新闻热线：38166899
眉山网：http://www.mshw.net



（第85期）

主编 张成锋 编辑 卫琳霞
美编 李红利 校对 杜沁莲



云起东坡湖

周军 摄